

溫公文集

第十二冊

司馬溫公文集卷七十七

山右督學使吳時亮元亮甫發刻

平陽府知府劉餘祐

平陽府推官白 槐

夏 縣知縣王彥葵仝發刻

十八代孫生員司馬露仝訂

書啓六

答 韓秉國書

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作

光啓丁通直來蒙賜書審起居安和至喜示諭見與

景仁書似怪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爲求切磋琢磨庶幾近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雅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喜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怪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諭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者有外指德而言之則有和此書以中庸爲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論則中庸應

一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
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
相應也秉國又一云虛則明塞則暗此誠如所論然所
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
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
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
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
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
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

地不動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
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爲人
君止於仁爲六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
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
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
人亦言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
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
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
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爲空

洞無物靜者固不謂兀然而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
定云者如大學與荀卿之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
老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謂
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獨
居宴坐屏物棄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
木及有物歔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之則其喜怒哀
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爲事動
靜語默飲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則物雖輻湊橫至
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兼國又引王輔嗣解

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爲衆本之所自出夫萬物之有誠皆出於無然既有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爲據也輔嗣以雷動風行運變萬化爲非天之心然則爲此者果誰邪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若皆寂然至無則萬物何所資仰邪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

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爲災害必得中然後和
和然後能育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
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
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復者陽生
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爲心
也易道幽深而輒敢妄爲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識
其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竊聞秉國

平日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輟習靜之心以爲習中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湏更離也久而觀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之矣豈待光之煩言哉愚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宣光再拜

答秉國第二書

元豐八年三月十五日作

光啓辱四日所惠書誨以所未論幸甚幸甚書文甚多援据甚廣光欲一一條對則恐逐枝葉而忘本根徒費紙札視聽無益於進道是宜直指其大要而言

之今光與秉國皆知中庸之爲至德而信之矣所未
合者秉國以無形爲中光以無過與不及爲中此所
謂同門而異戶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于厥
心豈有形於外哉苟卿太學所謂虛靜定者非寂然
無思慮也虛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也靜者不以怵迫
亂其志也定者不以得喪易其操也中庸所謂中者
動靜云爲無過與不及也二者雖皆爲治心之術其
事則殊矣今秉國合而爲一恐未然也周公思兼三
王以施四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終

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道豈得寂然無思慮哉苟爲
不思又不慮直情徑行雖聖人亦恐喜怒哀樂不能
皆中節也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天所
賦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爲也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謂聖德之已成者也擇善而
固執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謂賢人之好學者
也人一能之己百之謂愚者之求益者也夫不歷塊
堦不能登山不沿江河不能至海聖人亦人耳非生
而聖也雖聰明睿知過絕於人未有不好學從諫以

求道之極致山賢以入於聖者也故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至於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以孔子之德性猶力學五十有五年乃能成其聖况使人不學而能之乎若謂聖人生知自天必不可及則顏子何爲欲罷不能孟子何爲自比於舜哉舜戒群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使舜生而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又何弼哉詩稱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其性近於道處師弗煩在傳弗勤非謂不學而不諫也光前書

論中已備矣恐秉國尚未詳覽而熟察也光前書云
願秉國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湏更離也
久必自得之秉國亦當留意采其言乎今有人饋食
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嘗而先爭之一人曰鹹一人
曰酸曷若相與共嘗則知其味矣又有饋藥於吾二
人者吾二人未服而先爭之一人曰寒一人曰溫曷
若相與共服則知其驗矣中美食也良藥也光願與
秉國強勉而試行之師曠曰秉燭之明孰與夜行吾
今雖老矣繼今而學猶庶幾其有益也往來之言奚

以多爲

答兩浙提舉趙宣德帆書

光頓首再拜比見邸報聞先大資少保遠去盛世驚
怛惋痛衷懷如割以道遠無便無由發疏致慰昨晚
兵人來忽辱示問并鄭君所爲行狀欲令光作誌文
光實何人望先公名德何啻倍蓰什百曷獲接待之
久蒙知顧之厚今得論譔盛美自託不朽何幸如之
顧以光不爲人作碑誌已十餘年所辭拒者甚多徃
歲有孫今以書見属欲令光撰其伯父之翰碑光時

復書叙不可爲之故頗詳是後又辭王樂道曾子固等數家皆以此書呈之去年富公初薨光往弔酹其孤朝奉在草土中號哭自擲必欲使光作墓誌又遣人來垂諭至于三四光亦以所以語孫令者告之竟辭不爲今若獨爲先公爲之則是有所輕重厚薄足下試以尊意度之謂光敢爲之乎不敢爲乎此則不待光辭之畢足下必盡察之矣况先公清節直道著於海內皎如列星決不沉沒佗年所以取信於世者在國史列傳豈待光鄙陋之文然後彰彰乎然方今

群公文章高出於衆議論爲人所信者何可悉數足
下不求於彼顧遣使者自衢至洛走數千里專以相
委荷雅意期待如此之重乃敢仰違尊命俾使者虛
返其爲罪戾擢髮有餘所冀大君子聰明通恕知其
非可爲而不爲也慙懔恐悸言不能盡

答武功石令飛卿書

光啓縣人來蒙示啓事千餘言大指以爲明天子在
上宜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
下期待之過而責望之重也捧讀戰悚流汗及踵光

聞君子擬人必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
之有也而足下語及不肖動輒以仲尼况之此雖甚
愚不辨菽麥之人亦不敢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
爲足下失言之累乎不可不可光自惟德行文學言
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間僅及下中但事君不敢
欺得官非智力所任者不敢輕受此固爲士者之常
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閭閻之人遽相與驚怪從而譽
之光聞之每踧踖發慙不自知其何以致之盖所謂
名
於實者也性驕滯不曉時務比又苦衰疾不堪